



ULSZ3094 Project 2

论梁靖芬《野风波》的人物以及地方书写

The Character and Local Writings of Liang Jin Fen's *Wild Waves*

TEH CHAI YIN

郑彩莹

19ALB05337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2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3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6
第四节、研究范围.....	7
第五节、研究方法.....	8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9
第二章 人物书写.....	11
第一节、跨越性别的禁锢：K 与受访者.....	11
第二节、传统与未来资讯科技的抉择：被迫智能化的长辈.....	14
第三节、虚幻与现实的徘徊：囚犯们被压抑的欲望.....	16
第三章 地方书写.....	19
第一节、双溪文都，葫芦顶与瓜拉庇劳的故乡岁月：心中永恒的归属感.....	19
第二节、字母世界：简称化的老地方（吉隆坡 Jalan Tun Sambanthan）.....	21
第三节、旧城的记忆：八打灵(Petaling)，二一七路十号.....	22
第三章 结语.....	25
参考文献.....	2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郑彩莹 Teh Chai Yin

学号：19ALB05337

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

论文题目：论梁靖芬《野风波》的人物以及地方书写

学生姓名：郑彩莹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梁靖芬《野风波》散文集里的内容包含了她在旅行和工作时所经历的事物。此散文集也包含了作者在阅读其他作者的作品时，她对此作品的人性和生活等方面引人深思的感慨和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在人物书写里，作者谈及了自己周遭长辈们对于新科技的到来，他们所面临的抉择。作者也谈及了自己所阅读过的作品以及在旅行时看到的那形形色色的人，以此来让读者知晓如今在周遭的长辈所面临困难和选择。如今同性恋与跨性别者与之前相比，他们更勇于迈出困住自己内心牢笼的枷锁。此外，在地方书写里，作者则是提及了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以及旅游过的地方，以此突显出地方会随着环境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地在变化。笔者将运用文本细读法、文献调查法、心理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本土性和地方视角来研究和探讨这一部散文集里的人物和地方书写。为此，人物书写里主要表达的是人们在这现实社会中所会遇到被压抑和迷茫的事物，无论是他们内心里深埋着的“异类”种子，还是一些长辈内心的抉择都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书写则是主要表达出了人们对家乡的归属感以及逐渐简称化的路名。总的来说，作者成功塑造和突出了每个人物的真实心理，她也成功表达出如今长辈在新科技下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以此引发读者们深思此问题。不仅如此，她成功通过描述自己的家乡以及逐渐简称化的路名来突出和表达人们对于家乡有着一层浓厚的归属感，而每个地方的路名都是有它的来源和历史是值得读者去珍视和注意的。

关键词

梁靖芬；《野风波》；人物书写；地方书写

致谢

时光匆匆，三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在这漫长探索和学习的道路上，能够得到老师们的悉心指导，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老师。感谢您在我整个毕业论文研究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和深刻启示。您的学识渊博、严谨治学的态度深深激励着我。尤其是在上课时，您总会以幽默的教学方式为我们带来欢乐的气氛，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专注老师每堂课的分享。同时，您也总会说“carpe diem”，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珍惜每一天短暂的时间。每次在您的指导下进行讨论和学术交流，都是我每一步成长的宝贵经历。同时，也感谢学校和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学术氛围浓厚的校园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感谢各位老师在学习上的教导和在生活中的关怀。

在这个毕业的时刻，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们和男友。你们的陪伴，支持和关心是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如今想起一开始踏入大学时懵懵懂懂的我们，直至每个学期都一起合作，并且完成每一份报告的我们，这一幕幕都宛如昨日发生的事情。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坚定的心走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Super women”兼“麻吉”们，那就是佩丽、靖萍、陈靖、展学、Derrick 以及蕙沁。每一次跟你们一起完成每一件事，聊天以及寻找美食等，都是我下课后最快乐的事。如今内心虽充满着不舍，希望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得更久一些，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希望未来的我们也能够保持着联系，一起聚会、聊天、旅行等。

千言万语都道不尽我心中的感激，所以只能再次的跟您们说一声：谢谢！

第一章 绪论

《野风波》是由马华作家梁靖芬（1975 年）于 2022 年 9 月所出版的散文集。在《野风波》的散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里头有不少的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首先，该散文集中的人物书写其一便是作者叙述了她小时候所经历的事，这体现在了保守的父亲以及开明的母亲和姨妈们的这一章节里。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中，人们可看见一部分长辈的内心对新科技所带来的变化和对新事物的抗拒或是接受。在这不同选择的人当中也突显出了人们对于新事物的到来他们内心的抗拒，妥协和接纳，并对其进行研究和学习。不仅如此，文中也提及了作者在搭乘飞往巴黎旅行的飞机上所经历到的事情，作者认识了一位男同性恋者（homosexuality），她将这男同性恋者命名为 K。K 分享了他对一位做了隆胸手术的准变性人（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采访过程，并以此指出如今的女性未必能够比跨性别者来得更加像女人。¹在这时代中或许人们的身边也有一位内心挂着“彩虹旗”的朋友或是亲人。那么他们在如今人们的眼中，他们是否都属于不完美的人呢？此外，《野风波》地方书写的其中一个部分则是如段义孚所提及到的人们对于地方性的依附感。作者在〈辑一·人·家乡们〉里介绍了她小时候所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她母亲的家乡，她在写这几个地方时都裹着一层浓厚的归属感。为此，本论文将从《野风波》中所展现出的人物书写与心理学中所提及到的跨性别及同性恋者、弗洛伊德对于性本能的概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所提及到的梦境亦或是幻想的这一个概念进行挂钩。在地方书写的部分则会与作者所旅游过的地方以及段义孚所主张的居家感受，也就是人们对于该地方所会有依附情感等理论与其散文集做挂钩，进而带出该散文集中的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

¹ 梁靖芬，《野风波》（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22），页 63-70。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梁靖芬出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劳，祖籍广西北流。她在 1999 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科学电脑教育系，并且在 2005 年获得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她也曾担任《亚洲眼》月刊的副主编，因《亚洲眼》停刊，她便现任职于《星洲日报》副刊任职。她曾获得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散文评审奖、海鸥文学奖小说评审奖、花踪马华文学大奖以及花踪马华小说首奖与佳作奖等。她已出版的作品包括 2007 年所出版的散文集《梦寐以北》、2011 年出版的《朗岛唱本》、2013 年出版的《五行颠簸》以及 2016 年所出版的《水颤》，而《野风波》则是 2022 年 9 月所出版的。文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作者小时候所经历的事，也包含了作者在旅行中所遇见的人事物和他们的想法和分享等。她也提及了她在工作时所遇到的趣事以及受访人和身边朋友或长辈们与作者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文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于一些戏剧和电影的观后感以书籍或文章的读后感。但本文将主要着重于筛选出合适纳入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的部分。

文中包含了许多作者所遇见的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所旅游过的地方以及该地方所体现出的特色等。首先，在这散文集中的人物书写之一便是体现在〈辑一·人·漏网〉。在这一篇中作者叙说着她小时候所经历以及目睹到的事情，如散文集中有提及到作者小时候看见姨妈们都在努力地跟着时代的步伐一步步探索及记录下使用智能手机的方法，而她们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以后若自己走不动的时候至少还能够打开社交媒体来看看当时的世界变化以及发生的事件。但对于作者的父亲却并非如此，他的父亲更倾向于站在原地，因尝试后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选择自我淘汰。这便是文中所体现出的人物书写，选择保守或是选择开明的人。不仅如此，在这散文集中也提及到了作者阅读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或许收藏着最多梦的地方便是监狱了。在这一篇中，不仅体现出了幻想的人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于性这一方面寻求的欲望、快感或刺激。

此外，《野风波》中地方书写的其中一个部分则是如段义孚 (Yi-Fu Tuan) 所提及到的人们对于某个地方的依赖情感，而家或是家乡对于人们而言便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人们都会对自己所居住或是生活过的地方产生依赖感。²这便与〈辑一·人·家乡们〉有着极大的联系，因为这一篇里包含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家乡也包含了她母亲的家乡。当作者与她的家人搬家去往其他地方时，年幼时的她才发现她对这地方充满了不舍，尤其是当父亲开车经过那一个个熟悉的地方时，一幕幕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在地方书写的这一部分，文中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地方或是地区而已，它也体现出了该地方的地方色彩以及地方话语言，而这便是体现出该地方的本土性。为此，在阅读时，读者会被其故事所吸引之外，也会被作者所写入到散文集里的地方话语言吸引。这是因为地方语言的使用使该散文集更加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当读者阅读时他们也能够从中脑补出该画面，尤其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的形象等。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掌握针对梁靖芬作家的散文集所提出的研究篇章为四篇，而在星洲网中的其中一篇报道有提及和简单的介绍《野风波》这一散文集。据星洲网的这一报道有提及到这一散文集的“野”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流浪，作者的观察和体悟总能够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角和观点。³但笔者尚未找到论述散文集中的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这一方面的研究。为此，笔者只能以能够与《野风波》中的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做挂钩的学位论文或是期刊论文，以此作为前人研究回顾这一部分的参照。

首先，在林振林以及王国芳的〈同性恋的进化心理学理论模型述评〉提及到在许多原始部落中，他们并不排斥同性恋者，反之他们是推崇着同性恋的。他提及“**在 20 世纪已有三分之二的社会默认了同性恋及其活动。**”⁴尽管同性恋的这一现象自古就有并且遍布各群体，但如今依旧有一部分的人们无法接受同性恋或是跨性别者等，他们无法理解同性之间的爱情以及跨性别的原因。林振林以及王国芳也提及，有一部分的人们会倾向于同性恋或是成为同性恋者，但这现象到目前都还无法解释。通过以上说

²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页 42。

³ 〈王晋恒/书写时光的野性真情〉，星洲网，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523/supplement/4698986>。

⁴ 林振林、王国芳，〈同性恋的进化心理学理论模型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0 年第 18 期，页 262。

法，笔者得以了解这群体并非是在现如今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早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直至如今人们都还无法知晓真正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3至5岁的孩童是人类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期，在这阶段的经历或是发展会影响到孩童的性取向，而他也认为这是性心理发展阶段固着的表现。⁵此外，林春元在《住错性别身体的灵魂——跨性别与人权保护》提及到跨性别者容易被他人误认为是“异类”，而被对其边缘化。他们的人权等也会比其他群体更容易遭到侵犯。⁶根据前述，笔者得以分析出这或许是导致一部分人们成为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原因之一。同时，笔者也能够从中知晓这一群体的人权和隐私是最容易受到他人侵犯的，他们也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人，而这便是文中所要表达的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把自己真正的性取向隐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当自己真正的性取向被他人发现后会被身边的人抛弃及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但笔者认为有时候他们往往会比真正的男性或女性来得更加真。这里所谓的“真”指的是比女性还要更加像女性亦或是比男性更加像男性。就如文中有提及到K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准变性人，他在K的眼里比起真实的女人更加像女人，因为他看见原有女儿身躯的妓女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想变为女儿身的采访对象却下意识保护了象征着女性的性器官。

此外，弗洛伊德有提及到人们到了成年的阶段时，成年人会以白日梦或幻想作为与这世界以及现实区分开来的替代物。那人们从何时开始甚至是因为什么会有这想法呢？为什么人们会想把自己抽离出这个现实世界，从而创造出幻想呢？弗洛伊德便分析出了该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是来自于人们本身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所以人们便依靠幻想来创造出未来的情景，从而达到自己内心的愿望。当人们得不到后便会开始幻想出美好的画面亦或是自己想要的画面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⁷而孔祥泽在《铁凝小说中的病态人物研究》则提及到性本能的这一个概念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根据前述，笔者能够从中了解若人们的性欲一直处于压制的状态，人们便会以另类或畸形的方式来发泄出自己的性欲，这也恰恰能够体现和勾勒出文中囚犯们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无意识的本能欲望中存在着一一种特殊的潜力，它便是“力比多”，人们也可将其称之为“性本能”。它是性欲的原始动力，同时其活动也是遵循

⁵ 林振林、王国芳，《同性恋的进化心理学理论模型述评》，页262。

⁶ 林春元，《住错性别身体的灵魂-跨性别与人权保护》，《清流双月刊》2017年第12期，页69。

⁷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页86。

着“唯乐原则”的，即是追求快感和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⁸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的欲望是不可能完全被满足的。不仅如此，弗洛伊德也从患者的身上发现儿童期诱奸体验都并非是真的。反而，这仅仅是一种满足愿望的幻想而已，但是这对于患者而言，他们已经不分现实和幻想。这些幻想对患者而言，与现实同样地真实以及重要。⁹对此，笔者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此精神分析学说的，这是因为弗洛伊德所述的这些精神分析学说能够与〈辑三·读约翰·伯格——监狱有梦〉里牢房的囚犯们在获得女人的衣服时一阵猛吸，甚至平均分出八块后吞进肚里。由此可见，在这一篇中便能够与弗洛伊德所提及的欲望、快感、刺激以及幻想等挂钩，以此分析出牢房里囚犯们内心深处未被填满的欲望。

紧接着，在徐苔玲以及王志弘所译的《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有提及到地方与空间，空间是“难以驱除的昔日居住遗迹”¹⁰，若在空间里加入属于自己的物品是不是就等于空间变成了属于人们自己的地方呢？这边让笔者联想到文中作者有提及到她小时候所居住过的的家乡，她小时候是与家人居住在小学里的，且她还有个秘密基地也就是小学里的垃圾槽，在放学后无人的小学不就是作者一个人所拥有的空间了吗？作者已在该地方留下了她所难以驱除的居住痕迹，那痕迹在该地方亦或是作者的心中及回忆里都是难以驱除的。阿格纽也提及到他所谓的**地方感**指的是“人类对于地方有的**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¹¹，而段义孚则是提及居家感受(homeliness)，也就是“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¹²不仅如此，段义孚认为透过人类的感知和经验，人们得以透过地方来认识世界，也就是他所阐述的“**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¹³综合以上的叙述，笔者得以将以上的理论与文中所提到的场景和地方做挂钩。

那么地方书写能否与本土性做挂钩呢？在笔者看来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色彩。朱崇科在〈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中也提及到了本土色彩主要体现出本土性的物质性层面，“**它的指向则为本土**

⁸ 孔祥泽，《铁凝小说中的病态人物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页 11。

⁹ 左亚洲，《汉娜·西格尔的精神分析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页 17。

¹⁰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7。

¹¹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15。

¹²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42。

¹³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74), 4.

自然风情、人文景观和部分本土语言的借用等等。”¹⁴这便与散文集中的当地语言文化以及建筑等有所挂钩。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及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里也包含了张锦忠所谓的“异言中文”，也就是一部分人们所熟悉的语言，但是在他人眼中却是无法理解的表述方式，如“（华语、马来语、英语的不断符号转换），以及马来西亚特有的混血华语和人文词汇。”¹⁵通过以上的资料，笔者便能够将其与文中的〈辑一·人·家乡们〉，〈辑一·人·我想我的——啲〉以及〈辑一·人·寻友联旧址〉等所体现出的本土性做挂钩。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当笔者开始翻阅《野风波》后，笔者被其散文集中作者的经历，故事以及作者在文中加入的地方化语言深深吸引住，尤其是作者与她认识的人之间的对话，如在作者与教她打鼓老师的对话中便能够看出作者对这老师的尊敬和喜爱以及在作者陷入瓶颈时老师会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来带领着作者走出瓶颈。在其散文集中笔者首先是被作者在〈辑一·人·漏网〉中所提及到如今的长辈为了不让自己在老的时候无法看世界，而选择一直向晚辈们请教如何上网及打开社交媒体等，笔者对其场景深有感触。这是因为当笔者看到其场景时立马想到的便是身边的亲人刚拿到智能手机时，他们那懵懵懂懂探索其功能的精神、不被晚辈搭理以及因探索失败主动放弃的场景，一肚子的心酸便涌了上来。不仅如此，当笔者看到作者所阅读过的文学作品并将其看法写入到文中时，这让笔者产生了对该散文集继续阅读下去的好奇心，原因在于好奇下一章作者要写什么或是会表达出那些看法，当然在作者所阅读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有些作品是非常吸引到笔者的。故此笔者决定将梁靖芬的《野风波》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

此外，本文将以以下这几个方面作为研究重点：

第一：探讨出《野风波》中如何进行人物书写？在这散文集中作者把她所遇见的长辈，工作伙伴，甚至是旅游时萍水相逢的人都写入到其中，而里头的每个人物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因此，笔者在探讨人物书写这一部分时也将会加入心理学的理论以及弗

¹⁴ 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学海》2003年第2期，页187。

¹⁵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34。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以进一步进行探讨。作者在人物书写的艺术成就之一是以人物的行为举止来勾勒出人物活动的环境和背景等。这不仅突显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也突出了作品每一篇的主题，如〈藏〉。不仅如此，作者也以真实的场景和人物经历来让读者对长辈在科技下所面临的抉择产生情感共鸣。

第二：探讨出《野风波》中如何开展地方书写？这一部分将对于作者所旅行过的地方以及居住的地方加上段义孚，西蒙（David Seamon）以及巴舍拉（Bachelard）等所提出的理论对作者在散文集中所提及到的地方进行讨论以及分析。不仅如此，在这一部分也会探讨其散文集地方书写中的本土性，如散文集中所体现出的地方色彩以及地方化语言等。作者在文中勾勒出了马来西亚本土性的特色，这也是其地方书写的艺术成就之一。她在人物的对话中保留了以方言进行对话（广东话），这一点是值得人们去关注和反思的。

第四节、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内容将围绕在梁靖芬《野风波》这一散文集里的人物及地方进行探讨并以此展开书写，本文在研究中主要论述以下内容：

第一：着重探讨《野风波》中的人物书写。每个人物都有着各自的特色，他们所拥有的特色不论好或坏，因为人是无法十全十美的。在探讨人物书写之时也会加入心理学的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以及分析。

第二：着重探讨《野风波》中的地方书写。作者所旅行过的地方以及居住的地方加上段义孚，西蒙以及巴舍拉等所提出的理论对作者在散文集中所提及到的地方进行讨论以及分析。在地方书写的部分也将探讨出其本土性的这一部分，如在散文集中所体现出的地方色彩以及地方化语言等。

第五节、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以下两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分别是文本细读法以及文献调查法。除此之外，本文也将会使用心理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对文中人物书写的部分进行探讨，而在地方书写的这一部分则会以本土性的地方色彩以及地方化方言进行探讨。

第一、文本细读法。文本细读法指的是对该作品中的语言以及结构要素尽可能的做到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并且在阐明作品的各个因素的冲突和张力的基础上把握该作品的有机统一。¹⁶为此，本文将运用其方法对梁靖芬的作品《野风波》进行详细的阅读，以此来分析该散文集所体现出的人物书写以及地方书写，挖掘出该散文集中各个人物所要体现出类型，并且将其记录下来以进行整理、分析和综合，以作为笔者在研究和撰写中的重要论据。纵观文本，梁靖芬《野风波》里的所提及到的人物以及地方都是与她有着一定关系或是联系的，比如文中作者的家人、在采访中所遇到的长辈们、在学习打鼓时所遇到的老师以及在旅行时所遇到的萍水相逢之友等。当然在人物书写的部分也包含了作者所阅读过的其他文学作品，如在该散文集中约翰·伯格所提及到的或许监狱是收藏着最多梦的一栋建筑¹⁷以及史铁生《务虚笔记》中被关在监狱里囚犯们对性的欲望。因此，本文先会在人物书写的部分将各个人物进行分类，分别为跨性别与同性恋者、选择保守或开明的人以及虚幻与现实的人等。在地方书写的部分则会以作者所居住以及旅游过的地方为主，如作者曾与李老师到“八打灵”寻找曾经的印刷厂，在这一篇中作者描绘出了当时与李老师寻找印刷厂和编辑室的场景以及李老师得知印刷厂的变化后，他的行为举止便透露出了感慨这一切的变化。本文以此方法来一一探讨以及分类，以便能够从中分类出不同类型的人物和地方，再加以进行论述。

第二、文献调查法。本文将通过搜寻线下图书馆的书籍来寻找合适的理论书籍，并将其运用在其中进行探讨。举个例子，笔者将使用《文学与治疗》以及《文学批评导引》等理论书籍对散文集中的人物书写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如此，本文也将通过线上的中国知网以及华艺线上图书馆等网站，搜集大量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论文文献以及期刊等。通过详细的阅读这些文献以及书籍，以此来梳理该文献中的核心论点以及

¹⁶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1。

¹⁷ 梁靖芬，《野风波》，页151。

论据。然后，再把其论点以及论据与本课题研究进行有效的结合，以此保障论文的逻辑性以及理论性。

第三、心理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本文将会使用心理学来探究《野风波》中〈辑一·人·藏〉里作者所遇到的男同性恋者——K，以及 K 所分享他遇到的跨性别者也就是他的采访对方。相对于异性恋而言，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都是仍存在着一种潜隐的弱势现象，并且一直受主流社会文化规范的排斥。为此，本文将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探究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的其特征，并且以人物的行为举止或是言行中来做出分析。此外，本文也将会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该散文集中的所提及到的梦境、幻想、真实以及欲望等进行探究。

第四、本土性。本土性指的是具有浓厚的本地色彩，如“本地的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自然景观、语言特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本地民族的人文传统等”。¹⁸为此，本文将会在地方书写的这一部分加入本土性以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以此来分析出该散文集中地方书写的地方化方言，也就是以上本土性中所包含的语言特征等，挖掘出该散文集中所出现地方以及该地方的本地色彩。

第五、地方视角。在地方书写的部分，本文会使用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所主编的《马华文学与现代性》以及徐苔玲和王志弘所译的《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等书籍进行探讨，如为什么家乡对于作者而言，它是充满着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呢？为此，笔者将从以上的书籍和一些期刊论文作为参考，以此探讨和分析文中作者对于故乡以及旅游过的地方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等。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根据综上所述，本文在人物和地方书写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为以下这两个：

第一、在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在如今的社会依旧被一部分人群排斥亦或是打从心底里无法接受他们。但与人们有着特别之处的他们却有着比人们更加珍惜改造过亦或是他们想成为的性取向的身躯。人们是从何开始以及是因什么原因而开始不在乎自

¹⁸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华文学与现代性》，页 21。

己原有的身躯呢？人们原有的身躯亦或是性别都可能是其他人想拥有以及成为的人。不仅如此，在以上所提及到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便可与这一部散文集中的某些篇章作挂钩，从而看出人们对于欲望、性、刺激等的幻想。

第二、文中的地方书写包含的不仅仅是人们所谓的建筑或是特定的区位，而是包含了人们对其产生的依附感以及人们在这地方居住后所留下的遗迹以及历史。人们对于地方的眷恋感体现在了当人们将离开那熟悉的地方时一幕幕的回忆以及这地方亦或是建筑、道路、交通等，一切与当事者所能的联系都会让其产生不舍。当人们长期居住在一个环境或是地方时，他们并不会联想到该地方的每一处都以刻入到了骨里。为此，在地方书写的初步研究成果便是地方与人之间中联系以及该地方所体现出的当地色彩。

第二章 人物书写

第一节、跨越性别的禁锢：K 与受访者

现今的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性别不仅有着人们普遍印象中的男性和女性，也存在着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等，而本文将主要以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进行论述。所谓同性恋，顾名思义即同性，如男生与男生，女生与女生之间发展出的恋情。跨性别者，则指的是通过手术，将原本的男儿身或女儿身，改造成自己内心所选择和更愿意成为的性别，他们同时也被称之为“变性者”。除此之外，跨性别者也可以指女扮男装亦或是男扮女装的群体。¹⁹

这两类“性别”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相反的，这两个群体在早期的时代中便已经存在，只是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自身性别上的变化和冲击。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跨性别者，他们大多都没有勇气对家人或身边的好友坦诚相待，致使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真实欲望埋藏在内心深处。不仅如此，在西方的 18 世纪以及 19 世纪之时，这一群体是被当时的宗教条律和法律等加以约束，直至 19 世纪才出现有关这一群体论述的基本模式。²⁰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同性恋和跨性别者会受到人们的排斥呢？直至如今，即便已进入新社会、迎来新文明，一部分的人们依旧无法接受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社会甚至会对这一群体进行排斥以及用一些较为难听或刺耳的别称来称呼此群体。举个例子，在一部分国家的人们会将跨性别者称之为“人妖”，人们对这一个词的看法褒贬不一，但一部分的人是以此别称来讽刺此群体是不男不女的人，如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等国家。不过在近几年，由于泰国出现了由“变性人”所演出的“变装秀”，因此也冲淡了人们对“人妖”一词的贬义说法，更多的是以这一词来称呼这群表演者而已。²¹由此可见，在现今的社会中，人们对这些群体的看法已有所改变，相较于以往，如今的社会也许更能够接纳这些群体的出现。

在〈辑一·人·藏〉便有提及上述的两类群体，作者在乘坐前往巴黎的飞机时，遇到了 K。K 是一位采访者，他曾采访过一位准变性人，准变性人指的是通过手术，只将

¹⁹ 何春蕤，〈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 年第 46 期，页 9。

²⁰ 何春蕤，〈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页 5。

²¹ 何春蕤，〈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页 10。

自己的上半身或下半身进行改造。K 的受访者表示，因经济拮据，迫不得已的他只做了隆胸手术，即上半身是女儿身，下半身却依旧是男儿身。采访过程中，K 也冒昧地询问了是否能够看这位受访者手术后的身体，受访者毫无避讳地脱了衣服。光着身子时，受访者快速地用手掌遮盖自己的乳房，但却毫不掩盖自己的下体。直至作者抵达巴黎，她看到老教堂附近，红灯区的女子穿着性感，向他人展露各色性征的身体。²²这时候她才会想起为什么 K 在提及此受访者的事情时，K 会突然在飞机上低吼，“他是女生啊！他是女生啊！”。²³由此可见，从 K 在飞机上低吼出这句话时，虽然那位跨性别者也是一位男性，但是他却会下意识遮盖属于女性生殖器官的乳房。反之，在那红灯区有着真正女儿身的女子却穿着比基尼向他人摆弄和展现着自己的身子。他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受访者是一位跨性别者，但是他把并未遮盖象征着自己性别的生殖器官，他反而下意识的掩盖手术后象征着女人这一性别的乳房。有时候人们总不会去珍惜或是保护象征着自身性别的身體，但是这在一部分的群体眼中却是他们日夜劳作通过手术换来的身體。不仅如此，作者也提及了 K 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他没有告知家人自己的性取向。他甚至在與丹麦的伴侶交往后，三年都并未回过家乡，只因他害怕与伴侶太过于亲密的互动，会让家人察觉出他们的关系并不一般。²⁴从 K 的这一经历，人们便能够从中知晓，他并不想让他家人知道自己对伴侶性别的取向。K 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传统思想与社会的“禁锢”，或许正是因为社会普遍在人们出生之时，便灌输了性别只有男性和女性，甚至在人们最初的认知当中，对于另一伴的取向一定是异性。

此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跨性别者与同性恋者的接受度以及看法都有所不同，如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在台湾宣布能够让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婚姻合法化时，其他国家还并不能够与其一样将此群体的婚姻合法化，此群体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更容易遭受到旁人以异样的眼光来对待。根据星洲网的报道，跨性别者在加拿大、瑞典以及葡萄牙等是拥有较好的权益。相反的，跨性别者在马来西亚权益则是在 203 个国家中排名于 202 个²⁵，这便表示在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跨性别者并不能够获得

²² 梁靖芬，《野风波》，页 63-68。

²³ 梁靖芬，《野风波》，页 69。

²⁴ 梁靖芬，《野风波》，页 67。

²⁵ 〈全球跨性别权益指数大马得分-105 倒数第二〉，星洲网，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230613/%E5%85%A8%E7%90%83%E8%B7%A8%E6%80%A7%E5%88%AB%E6%9D%83%E7%9B%8A%E6%8C%87%E6%95%B0-%E5%A4%A7%E9%A9%AC%E5%BE%97%E5%88%86-105-%E5%80%92%E6%95%B0%E7%AC%AC%E4%BA%8C/>。

好的权益和对待。相反的，他们可能会受到他人的排斥以及嘲讽，以至于他们并不能够向他人或亲人真正地坦露出自己内心的渴望和愿望。据马来西亚宗教部长拿督莫哈末纳提及，马来西亚仍然不承认这一群体，但是该群体不应该受到他人的骚扰，他们仍然可以接受马来西亚的教育和其他福利。同时，他也提及根据《伊斯兰家庭法令》表示，只有异性之间的婚姻才能被允许注册结婚，但是同性之间的婚姻在马来西亚并不受承认，所以无法注册。由此可见，一部分的这一群体在当地会受到宗教的约束而更无法坦露出自己的心声。

她通过 K 与受访者的跨越性别的禁锢能够让人们有所启发和深思，所以此艺术成就在于，作者成功通过 K 的受访者和红灯区女子两个不同人物的行为举止展现出社会不同群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她也突出了这一篇的主题〈藏〉。从受访者快速地用手掌遮盖自己的乳房，这便衬托出红灯区的女子穿着性感，向他人展露各色性征身体的一幕。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受访者不遮下身是因为下半身是他男性的象征，是他想要透过手术去除掉的地方。在他的心里，他渴望成为一位真正的女生，所以他才会下意识遮住上半身（想成为的性别），而没有选择遮住下半身（原本的性别）。同时，这是他们选择以及打从心底想要改变自己性别的象征。反之，红灯区的女子也许并不是不想遮掩，她们可能被生活所迫，从而只能选择展露身体的每个部位。这也恰恰突出了两者的共同和不同之处，每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鲜明。

总的来说，在笔者看来，男性或女性，仅仅是人们在出生之时，被环境和亲人所灌输以及认知世界的概念之一而已。此番概念会让人们下意识地规定每个人的角色认同、自我观念以及个人行为等，每个人都会通过这概念来生成具有情绪色彩的男性和女性的意象，从而让自身创造出种种幻象。²⁶但是这些概念本不该是与生俱来的（本质），而是由社会、环境以及身边所接触之人的影响才产生的，所以男性和女性特质也并非预先规定，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难道身为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就应被他人排斥、被迫隐藏自己的心声吗？不，他们可以尝试向自己关系较为亲近的人述说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亲人、朋友在一开始会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但人们要相信光芒总有一天会照亮大地，他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尝试接受以及了解此群体。笔者

²⁶ 波利·杨-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 37。

认为有着这一取向并不可耻，反而自己勇敢地面对以及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才是人们应学习的。

第二节、传统与未来资讯科技的抉择：被迫智能化的长辈

如今社会已进入科技发达的时代，随处可见人们手机不离手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离不开网络的世界。然而，人们是否思考过是不是每个群体都是如此呢？事实上，有一部分的群体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即老一代的长辈们。他们可能对社会智能化和新科技发展的到来而感到不知所措以及担忧。举例来说，一些长辈亦或是父母在刚开始接触智能化的手机、电脑以及一些社交软件时，他们还未能够完全适应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变化和操作方法。从而导致科技的发展与长辈中间存在着一面墙，阻挡着两者去了解对方。这里的“墙”也意指长辈内心的纠结和担忧，他们是否要迈出这一步来学习或是停留在原地不去了解这新事物。学习新事物的困难与各种繁琐的操作方式，也成为了长辈犹豫是否踏出新一步、走向新科技的“阻隔墙”。

在〈辑一·人·漏网〉里，作者提及她的母亲和老姨妈选择了迈出自己内心那一步、去接触和学习新事物，但是她的父亲却是与其相反。她的老姨妈会选择迈出这一步是因为她的年龄已高，已经 73 岁的她希望若是“以后走不动，至少可以上网看看世界。”²⁷为此，她的母亲便负责指导老姨妈如何使用电邮发送邮件以及如何使用与打开脸书（Facebook）等，但老姨妈却忘了昨天自己所设置的密码和账号，只能依靠仅有的记忆尝试登入账号。她也提及了老姨妈打字的过程，老姨妈的手并不在键盘上，而是只伸出了右手的食指来寻找字母。老姨妈被他人询问什么是退格键时，她便回应“删除键……删除键……。”²⁸从老姨妈犹豫且小心翼翼地反应中便体现出了，她对新科技是没有自信的，甚至害怕说出答案后会得到家人不耐烦的回应。

相反的，作者的父亲却早已放弃迈出了解新事物的这一步，他选择在看报纸，听广播以及每晚准时看电视。直至她的父亲在某一个日报上看见政府提及往后的日常事务，如处理税务，更新身份证和护照以及申请贷款等事物都可在某电邮上网处理时，

²⁷ 梁靖芬，《野风波》，页 23。

²⁸ 梁靖芬，《野风波》，页 24。

她的父亲瞬间默然了。由此可见，在新社会和新科技的到来，人们总会一直被推着前进，即使是老年人也需要一同前进。然而，当一部分老年人因种种困难无法前进时，他们又该如何是好？等着他们的是一条无尽头的道路，他们又该如何选择与面对，甚至是该如何去解决与处理。除此之外，作者也有在文中〈辑一·人·喂喂不要怕〉里提及，人们也可看出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以上所提及的而已，它所带来的变化也包含了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之前人们所惯用的词汇换成了与如今的新事物相符的词汇。举例来说，她的父亲习惯对他们说“**摇一通电话。**”²⁹但如今这一词汇已被“**拨**”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之前的人们都是用摇柄转动的次数来拨打电话给对方，只不过后来的人们已没再使用过，甚至只能从电影和电视剧里去认识这种电话的样貌。许多长辈所经历和接触过的事物都是现如今的人们无法想象和接触到的。作者在此篇的笔触能够让读者对此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作者所反映出的场景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此外，许多老年人在一开始接触和学习新事物时，他们也同样面临了作者老姨妈所遇到的难题。首先，人们得知晓为什么一部分的老年人对于社会智能化和新科技的到来会感到不知所措以及在内心挣扎是否要迈出这一步去尝试和学习。根据星洲网的报道显示，如今网络的信息难以辨别真假，信息泄露以及网络账号易被他人入侵和盗取等负面的声音接踵而来，导致一部分的老年人对于接触智能化事物感到抵触与挣扎。³⁰打个比方说，一些商家在脸书上进行直播以及售卖产品，但是一部分的黑心商家却会借此来骗取他人的钱财，他们发送的货物与图文不符，亦或是骗取他人钱财后不了了之。这也许是导致老年人不相信网络以及不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在文中作者也提及了她的母亲是以自己的方式和技巧来让老姨妈知晓账号、密码以及一些软件的功能。她的母亲提及有了脸书（邻居围绕的镇）这一软件后就需要有钥匙来管理，而账号则是家的地址，密码是家的钥匙。她的母亲将许多平日里能够联系到老姨妈生活的事物来对应每个软件，向老姨妈解释软件的各个功能。现如今也有出现一些工作坊是帮忙人们教导老年人如何使用新事物，如乐龄人士工作坊是由陈筠宜所创立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会负责教导长辈、让他们掌握数码知识，并告知他们其中

²⁹ 梁靖芬，《野风波》，页 39。

³⁰ 〈刘子琦·你知道“数字弃民”吗？〉，星洲网，2022年8月20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20820/y1/4030572>。

所带来的坏处，如网络诈骗等。³¹这能够让长辈学习到完善的课程之外，也可以慢慢去接触和了解数码知识带来的便利及乐趣。让他们在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时，他们能够通过社交平台与其他人联系，亦或是在线上阅读自己所感兴趣的书籍。

接着，在这传统与未来资讯科技的抉择的艺术成就在于，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成就，那便是真实。作者在文中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是让人们得以知晓出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还包括了老一辈的人们，他们是需要人们的包容和耐心去慢慢指导的。从本文以上所提及的例子，作者通过身边长辈面对新事物时内心挣扎的过程来展现出现在一部分长辈所会遇到的难题和面对的过程，而这一些都是非常贴切现实生活的。为此，作者是以身边人物亲身经历的事来反映出如今一部分长辈们在面对新事物时，他们内心的挣扎，学习和放弃的过程，这深入人心内心世界的感受是最能够让人们与文中的人物产生共鸣的。

总的来说，人们需要更多耐心去教导想尝试和学习新事物的长辈。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跟上新科技发展的步伐。但也别忘了老一辈的人们，他们也是需要人们的帮助才能够与其一同前进的群体之一。他们需要人们的多点耐心和时间，让他们慢慢适应和学习。除此之外，笔者也认为身为亲人的我们应多聆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所接触过的事物、所累积的人生阅历远比年轻一代的人们还要多，所以人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了解旧年代所流行的种种事物。同时，人们也必须与他们分享如今新事物所带来的便利以及危险性，提醒他们需要注意的事物，如诈骗以及盗窃他人账号等，以此让身边的长辈提高防备，不被他人的言语所欺骗。

第三节、虚幻与现实的徘徊：囚犯们被压抑的欲望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发现当人一旦处于被压抑的环境或是状态时，一部分的人们会以白日梦或是幻想来作为与现实区分开来的替代物。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人们自身得不到内心渴望的满足，所以便会产生幻想或是借着白日梦来取代自身原本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愿望都很难得到足够的满足，所以一部分的人才会依靠此方式来逃避现实的世界，以及那些他们所得不到的欲望，让自己的身心得以满

³¹ 〈【数码鸿沟/02】面对科技老人不慢他们只需要多些耐心〉，星洲网，2021年9月2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10902/supplement/3260523>。

足。但是这个现象可能会导致人们过度沉迷于这种虚幻的方法，他们借着种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慢慢地、他们将逐渐无法区分现实世界与他们所幻想出来虚幻世界，从而让自己一直沉迷于“梦境”之中，无法自拔。当然，人们依旧拥有适当幻想亦或是做白日梦的权力，但是需要知晓“凡事都有一个度”的道理，明白内心欲求并不能够一直依靠这一方法来满足，而是可以尝试寻找其他动力来推动人们继续前进、靠实际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作者的这一散文集里便有提及到她所阅读过的作品之一，那便是〈辑三·读约翰·伯格——监狱有梦〉。在这一作品里约翰·伯格提及了除了电影院、学校、图书馆等建筑之外，监狱是否可能是收藏着最多梦的建筑呢？从以上这一句子读者便会如同作者一样对此产生遐想，进而产生“为什么监狱会是收藏最多梦的地方？”的思考。这是因为在监狱里囚犯们的内心中也会藏着许多不同的梦，并不是每个人的梦都是相同的，也并非每一位囚犯的心中都有着逃亡大梦。笔者将囚犯们的这一些梦称之为“白日梦”，弗洛伊德曾提及白日梦指的是“**满足野心或爱欲的愿望。**”³²这是人们的想象力，即幻想而形成的，为了满足自身的愿望。举例来说，一些囚犯或许有着“**公民正义的梦。改过自新的梦。公民道德城市的梦。**”³³文中所提及“公正正义的梦”或许是那些得不到真正的正义或是被冤枉而入狱的囚犯们内心的梦，而“改过自新的梦”则是在牢房中真正反省自己之前所犯下的错后，内心决定出狱后能够改过自新。

那么为什么对于他们而言，这会是一种梦呢？这是因为梦往往都是人们得不到亦或是无法达到这一愿望后，在大脑幻想而出的。对于一部分的他们而言，这仅能是一种梦，这是因为他们或许已无法出狱或是被判处死刑后，才开始自我反省，但是却也无法以及没有机会再触碰到这一个梦了。同时，在监狱里虽然有着往好处发展的梦，那么也会有所谓的噩梦，那便是牢房里也有人怀着“**永恒的‘监狱暴动’之噩梦。**”³⁴由此可见，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着不同的梦，而这个梦同时也可代表着恶魔与天使。举个例子，在牢房中的囚犯在自我反省后，他们希望有机会改过自新。这对于一些家属而言虽是不公平的，但他们若真的能够改过自新，那是否也代表着他们逐渐脱离了恶魔的魔爪呢？相反的，一些囚犯依旧怀着监狱暴动以及逃狱的梦，他们依旧在恶魔的

³²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334。

³³ 梁靖芬，《野风波》，页151。

³⁴ 梁靖芬，《野风波》，页151。

怀抱中，无法逃出那个魔鬼般的世界。这也仅是他们在牢中对于自身愿望的选择和满足。人类的愿望和欲望是多样的，也是无止境的。白日梦终究是一场梦，它是人们幻想而出，即是空的。它只能够短暂地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满足，并不是永恒的。

除此之外，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中提及八个囚犯的牢房中只有一扇窗，窗外则是一片向日葵以及一位在劳作的女人。向日葵代表着希望以及光明，这与牢房里的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意味着窗外的世界是囚犯们所向往，即在田里劳作的女人。举个例子，女人有时候躲进去树林里方便时，牢房便会传出“发情公狗的呻吟”。³⁵不仅如此，其中两位囚犯趁女人不在屋里时，他们便偷偷拿了女人的一件衣服回去。他们在获得女人的衣服之后轮流一阵猛吸。他们甚至为了不被发现平均分出八块后吞进肚里，这便体现出了他们对性欲的渴望。从以上八位囚犯的行为中，读者便可知晓他们对性欲的渴望是透过窥视对方的行动来获得性满足，这也是弗洛伊德所提及的他们是第二类的性心理变态者。³⁶他们甚至升级至将对方的物品吞入肚子，与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从而让自己从中得到真切的快感以及对性需求的满足。由此可见，当人们在一个长期被压抑着的状态时，这将会大大的提高人们对于性欲的渴望，从而导致出现性变态者。

她的虚幻与现实的徘徊书写策略很细致呈现出的囚犯们被压抑的欲望，所以此艺术成就在于，她能够剖析和揭示出囚犯们内心的性欲望，反映了囚犯在极端环境之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不仅如此，她也通过文中所提及的“梦”来表达人物对于当下生活和环境的不满，或是对理想世界的渴望，这也恰恰突显出了文中人物正逃避着现实世界。作者以此来体现出在极端环境下被压抑着的愿望或是性欲，它们往往都是把人类推进深渊的源头之一。

³⁵ 梁靖芬，《野风波》，页 152。

³⁶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页 78。

第三章 地方书写

第一节、双溪文都，葫芦顶与瓜拉庇劳的故乡岁月：心中永恒的归属感

地方以及空间是什么？其实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则意味着自由。³⁷这如同家乡一般，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的地方。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家乡。然而，每个人对于家乡这个词所承载着的记忆以及回忆都有所不同。举个例子，在长辈亦或是父母的回忆里，家乡这个词可能描绘出路上人们骑自行车上学和工作、刚流行的彩色电视机以及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段听着收音机的音乐和报道等的景象。对于一部分的人而言，家乡这个词或许代表着他们与同伴玩着“跳房子”的回忆以及陪同长辈一起喂养家畜等的记忆。然而，家乡对于始终生活在现代的人们而言，他们或许并未接触过哪一些传统游戏，所以有时候在谈及这一些话题时，他们无法与长辈和一部分的人们产生共鸣。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家乡，并且每个人对于家乡的回忆都有所不同。人们可从长辈身上看见他们之前所经历过的事，并且聆听他们的故事。家乡对于每个人而言，它是一个能够让人们产生依赖感的地方，这是因为家是人们舒适的空间。在这一个舒适的空间里，人们能够无拘无束以及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和眼光。有家的存在，即有每个人生活过的痕迹与回忆。

在〈辑一·人·家乡们〉中，作者介绍了她小时候所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她母亲的家乡。阿格纽认为地方感是人们对于某个地方有情感上的依附，这就如李帕德作家所提及的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住处亦或是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有一种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³⁸这是因为人们所居住过的痕迹是无法被抹去的，如那地方的家具或是墙上的涂鸦等。巴舍拉则提及“**家是个秘密空间**”³⁹，笔者认为秘密空间指的不仅仅是家，而是人们所住过的地方也是属于人们曾经的秘密空间。举个例子，作者小时候有一个在双溪文都的家乡，她当时的秘密基地之一便是食堂后的垃圾槽。她喜欢在井沿上走圈，但是当掉下去的时候便会开始寻找还未燃尽的宝藏。⁴⁰这一些宝藏虽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但它们也有着历史的，这便是人们无法驱除的地方痕迹。除此之外，她还有第二个家

³⁷ 张一川，〈地方书写的“主体性”〉，《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8期，页121。

³⁸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15。

³⁹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43。

⁴⁰ 梁靖芬，《野风波》，页15。

乡，这也是她母亲的家乡。在葫芦顶的这一个地方承载着她许多的童年回忆，如她在此地与外婆以及一帮表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过 80 年代流行的游戏，她曾也看过舅舅用四脚蛇来煲粥等。⁴¹这一些都是她与这两个家乡无法抹去的痕迹。这两个地方都承载着作者和她的家人之间的故事以及回忆，所以地方是抹不掉人类的存在的，有了人才能有地方。地方以及空间是承载着人们在那一时间段的一连串记忆以及梦想的地方。

接着，作者在这一篇以及〈辑一·人·藏〉中提及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方言以及语言。举个例子，她的第三个家乡便是瓜拉庇劳，这一个地方的周边都是一些甘榜。

“甘榜”这一个词是来自马来语的 Kampung，这一词汇是本地的“异言华文”，即从英文亦或是马来文转化为华文，而这一个“异言华文”是只属于本土人民熟悉的语言。不仅如此，作者在文中也提及当她在乘坐巴士时，她担心剪票员口中的“**masuk lagi masuk lagi**”⁴²是否是在指她。作者在与 K 聊天时，他们也有使用广东话来进行对话，如“咁签约呢？”⁴³这一些例子都突显出了本土的色彩，即多元化种族的环境之下让人们能够将一个语言进行本土化，改变成了当地的方言。其实“异言华文”不仅仅是“甘榜”（kampung）一词，如“马打”（mata），即警察的意思。这些闽南语也是属于地方化的语言，它是马来语和闽南语的混合。它们都是在互相碰撞以及互相吸收之下生成的语言，并且是当地独有的本土色彩。同时，这一些文化特色也让人们多了一个地方感。由此可见，多元化种族的环境下造就的不仅仅是地方化语言，它也让各个种族的人民之间多了一个纽带，即使用地方化语言进行沟通。

此外，作者成功通过家乡来突显出家赋予人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也是此章节的艺术成就。家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分量，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和每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作者也在一些章节的文中保留了人物以方言和当地的马来语来进行对话。于沫我曾提及如果在文中不用一点方言，那么就没有地方色彩了。⁴⁴作者在文中保留了人物以方言进行对话，恰恰突显出了地方的本土性色彩，这也让读者阅读时更加的具有人情味，从而让读者能够对文中的地方和事物产生共鸣。

⁴¹ 梁靖芬，《野风波》，页 17。

⁴² 梁靖芬，《野风波》，页 20。

⁴³ 梁靖芬，《野风波》，页 70。

⁴⁴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185。

第二节、字母世界：简称化的老地方（吉隆坡 Jalan Tun Sambanthan）

如今人们为了契合社会以及时代所带来的变化，许多围绕在人们熟悉的生活中的路名已逐渐被更改，这导致现代的人们逐渐忘却了路名的来源。文中作者便有提及她之所以会对 Jalan Tun Sambanthan 有着深刻的印象是因为父亲对她说的一个故事。她的父亲告诉她 Sambanthan 是他们爷爷的八拜之交，这是因为她的爷爷曾是江沙马华公会的领袖，他眼见自己的兄弟在选举时处于下风的情况，便号召当地的华人投票给他的兄弟，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他的兄弟赢了。⁴⁵若不是有爷爷的这一个故事，作者也许也会如同现代的人们一样对此路名没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作者也在文中提及近日的吉隆坡一直在更改路名，她认为除了难以记住新的路名之外，这个地方将会变为一个越来越毫无想象力的居住地。这是因为如今吉隆坡大多的路名都是以破碎的字母来代替，如 SS2, SS3/69, S2H9 路等。不仅如此，吉隆坡的路名也逐渐被简称化，如 JLN TAH (Jalan Tuanku Abdul Halim) 等之类的名字了。⁴⁶这导致人们活在了一个字母的城市里，毫无意义，无故事以及无归属感的地方。这就如 Tim Cresswell 所提及“**地方也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⁴⁷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地方，路名也是其中一种让人们认识这世界不同地域色彩的方式之一。根据东方网的报道，此报道中也提及了人们都把“八打灵路” (Jalan Petaling) 理解为茨厂街，而“戏院路” (Jalan Panggong) 在此地页的确有着一间戏院。⁴⁸由此可见，路名不仅仅是给予人们方向，它同时也见证着这一个地方历史的变化。路名也能够让人们对于那一个地方产生归属感，若如同文中作者所提及的全部路名都变成字母的城市，那么人们将无法打从心底对那地方有一种认同感。文中作者是反对路名被简称化的，这是因为人们将会忘却那一段历史或是那一个路名的来源，从而导致现代的人们都只知晓那一段路有哪一些商店，美食街或是精品店等等。但却无人会主动去了解那一段路名的来源，他们只是知晓该路名的简称。

⁴⁵ 梁靖芬，《野风波》，页 36。

⁴⁶ 梁靖芬，《野风波》，页 37。

⁴⁷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21。

⁴⁸ 〈更改路名争议见证历史改路名从长计议〉，东方网，2014年12月6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aidong/2014/12/06/57875>。

作者成功透过路名的不断更改来让人们进行反思，这便是此章节的艺术成就。若每个路名都逐渐被简称化，那么它将会失去原有的地方色彩。正是因为路名能够反映出那一个地方的文化、特点以及本土色彩等，所以它的存在才会如此重要。失去了原有特色的路名，它能够承载着哪一些故事和历史呢？路名正是因为能够突显出当地的历史和特色才需要人们去关注和珍视，但现如今路名的存在已成为人们去往那目的地的目标而已。为此，作者才会提出此问题，以此让人们进行反思，并开始重视和注意此问题。

总的来说，无论是路名亦或是地方，它们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路名在城市或是社区中扮演的不仅仅是导航的工作，它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路名的存在能够让人们的心里有一种归属感。这是因为路名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笔者是认同作者对此的看法。若每一个地方的路名都被简称化的确能够让人们更加容易记得那路名，但是这却会导致人们越来越不会主动去理解以及了解此路名的来源和历史。这如同当一个地方失去路名后，它也失去了一部分自己的身份。路名是一个地方或社区的记忆载体，它们记录着这地方漫长的历史。为此，在这个名字被遗忘的过程中，人们也失去了连接人们过去和未来的纽带。

第三节、旧城的记忆：八打灵(Petaling)，二一七路十号

地方是一个永恒的变迁之地。人们所居住过的地方亦或是人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它们或许都会在无形的力量之下而遭到拆迁，如社会以及环境带来的变化。那一个地方对于他人而言，它或许只是一间普通的店铺，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而言却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这一个地方对于一部分的人而言，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呢？笔者认为那一个地方或许是一间见证过历史变化的店铺，这地方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对此地方或许可能有着特殊的情感。为此，一个地方的变迁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让此地失去了承载着的历史渊源，它也带走了人们对于此地方的情感。无人能够阻止该地方的变化和拆迁，现代的人们只能够从长辈或是他人口中来知晓这一地方的历史和来源。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不变的，甚至是地方也不例外。

在文中作者提及了她与李有成老师以及俊麟一同前往八打灵的旧城寻友联出版社（学报社）旧址。当时他们在那旧城里兜了一会儿依旧未找到此地，他们最终跟着早慧所说的指示来寻找此地。他们先看到了一小块的荒地，隔壁则是早慧所说的车厂，但是他们却未看见废墟，更没有看见独特的两根大石柱。原本是印刷厂或是编辑室的地方已变成了工地。李老师提及原是一小块的荒地，现在已经变成一排的店屋。在不久之后，这边也将会建成新车展示厅以及维修中心，而上层则是办公楼。李老师站在入口向他们介绍这曾是印刷厂，而另一边则是编辑室。他也提及从前的印刷厂的排版员都是以广东话来进行沟通的。在回去之前，他们为李老师与在旧址前的老树合了一张影。Tim Cresswell 曾提及“**地方不总是固定不变。**”⁴⁹不仅如此，Tim Cresswell 也认为“**地方再次受到塑造。**”⁵⁰这便与文中作者所提及的事情有所挂钩，一个地方不会总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因为社会和环境的要求进行变化或是再一次受到塑造，将此地变成符合现在社会需求的店屋等。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地方已再次受到了塑造，但是它们所留下来的痕迹依旧在人们的心中以及记忆里。

作者成功透过地方的不断变迁来突显出地方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店铺，它也承载着人们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此章节的艺术成就。一个老地方的拆迁，它或许也是一个传统手艺的消失。人们无法再透过真实的触碰和看见这些地方来了解前人的故事和手艺，这便会导致人们较难与其产生情感共鸣，从而使人们无法更好地理解和珍视这一地域的历史底蕴。作者通过文中的事物来突显一些地方或是老店铺在如今社会的地位，它们因不符合现如今时代的需求，而遭遇变迁的难题。许多老店铺或许是值得人们去探索和了解的，只是因无法改变成为符合现如今时代的需求，而只能选择关闭，这便成为了下一代人的损失之一。

总的来说，从以上作者以及李老师所遇到事物里，人们能够从中知晓地方的名字以及故事是能够连接着人们与过去的纽带。李老师对此地方的怀念与其说是一种地域情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那个年代和回忆的依恋。尽管如今许多的地方都不断地在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到时间的无常性。地方的不断变迁提醒着人们，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永远都在变化的世界中，并没有一个事物是常驻及不变的。每一次的变化都是新的开始，它是一个新的机会去重新定义人与这个世界或是地方的关

⁴⁹ Tim Cresswell,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14。

⁵⁰ Tim Cresswell,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页 12。

系，它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此，地方的变化也为人们提供了机会，让人们能够去创造新的故事以及留下来新的痕迹。

第三章 结语

总的来说，《野风波》是一部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作者所观看过的戏剧，阅读过的文学作品等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的一部散文集。她所要表达以及分享的事物不在少数，如文中各个怀有各自特色的人物以及地方。散文集中包含了作者分享自己所遇到的趣事，所以能够为读者带来心灵上的愉悦。作者所叙述的事物都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文中老一辈的人也开始卖出他们的步伐来追随着如今新一代所带来的变化和发展。文中也包含了一些让读者阅读后可再进行深思的事情。以人们对于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看法为例，一部分的人们或许还无法真正的接纳此群体，但也不能够以异样的眼光以及举动来排斥此群体，他们也应该要受到该有的尊重和支持。在笔者看来，他们比任何人都还要勇敢，这是因为当他们迈出一步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性取向时，他们就已经需要提前铺垫多少的勇气。不仅如此，从地方书写的部分中，读者便能够知晓地方的变迁以及不固定性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代表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人们对于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或是曾经去过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因为人们对此地方有着深刻的以及和经历。这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一个强大的情感纽带，它提醒着人们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地方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这个地方是否还在原地，它都会永远的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为此，《野风波》可说是一部值得读者去探讨和阅读的散文集。

参考文献

专书

1. 梁靖芬, 《野风波》, 吉隆坡: 有人出版社, 2022。
2.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马华文学与现代性》, 台北: 新锐文创, 2012。
3.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74.
4.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 《文学批评导引》,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5. 叶舒宪, 《文学与治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6.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 《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译著

1. 波利·杨-艾森卓著、杨广学译, 《性别与欲望: 不受诅咒的潘多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
3.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 王志弘译, 《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6。

期刊

1. 何春蕤, 〈认同的“体”现: 打造跨性别〉,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年第46期, 页1-43。
2. 林振林、王国芳, 〈同性恋的进化心理学理论模型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8期, 页262-270。
3. 林春元, 〈住错性别身体的灵魂-跨性别与人权保护〉, 《清流双月刊》2017年第12期, 页66-71。
4. 朱崇科, 〈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 《学海》2003年第2期, 页184-189。

5. 张一川, 〈地方书写的“主体性”〉, 《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8期, 页121-122。

学位论文

1. 孔祥泽, 《铁凝小说中的病态人物研究》,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2. 左亚洲, 《汉娜·西格尔的精神分析思想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网络资料

1. 东方网, 〈更改路名争议见证历史改路名从长计议〉, 2014年12月6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aidong/2014/12/06/57875>。
2. 星洲网, 〈全球跨性别权益指数大马得分-105 倒数第二〉, 2023年6月13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230613/%E5%85%A8%E7%90%83%E8%B7%A8%E6%80%A7%E5%88%AB%E6%9D%83%E7%9B%8A%E6%8C%87%E6%95%B0-%E5%A4%A7%E9%A9%AC%E5%BE%97%E5%88%86-105-%E5%80%92%E6%95%B0%E7%AC%AC%E4%BA%8C/>。
3. 星洲网, 〈刘子琦·你知道“数字弃民”吗?〉, 2022年8月20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20820/y1/4030572>。
4. 星洲网, 〈王晋恒/书写时光的野性真情〉, 2023年5月23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523/supplement/4698986>。
5. 星洲网, 〈【数码鸿沟/02】面对科技老人不慢他们只需要多些耐心〉, 2021年9月2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10902/supplement/3260523>。